



重新认识秦文君

□陈香

作为新时期以来最负盛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评论界和读者对秦文君的关注,往往仅限于以《男生贾里》系列为代表、从而引发90年代“秦文君现象”的幽默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事实上,虽然秦文君的成长小说创作绝大部分是现实题材,创作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但她一直在不断努力超越自己,展现了丰富多义的表现和内涵呈现。从20世纪80年代的“回归文学”,到90年代的“回归儿童”,再到新世纪的“回归儿童文学自身”,秦文君的创作与新时期儿童文学思潮同步,堪称引领了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思潮。

从20世纪80年代质朴凝重的少年时代生活书写《十六岁少女》《黑头发妹妹》《孤女俱乐部》等,到90年代的少年成长幽默叙事《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系列,再到新世纪的对少年精神成长进行深度开掘的《天堂街三号》《逃逃》《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创作成果、形式与风格之丰满灵动,让秦文君成为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文坛上独一无二

的存在。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上,20世纪80年代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时间标记,人文主义复兴,文学回归文学本身。在这一时期,刚刚从政治话语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中国儿童文学,带着对自我文学创造与美学革新的强烈渴望和热切期盼,投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儿童文学美学的当代化浪潮之中。

秦文君在此一阶段初登文坛,处女作《红红的枣儿》即出手不凡。这一时间段,秦文君创作出了几部让儿童文学界一致叫好的作品,包括《少女罗薇》《四弟的绿庄园》《十六岁少女》《黑头发妹妹》《孤女俱乐部》等。这些作品涉及人性及灵魂关怀,风格沉郁凝重,形式丰满轻盈,秦文君善于以一种自然从容舒缓但又极富故事性的叙事方式,处理和书写成长岁月中破损和缺失的成长体验,善于表现人物内心的困顿与冲突。她在不饰饰世界、人生、命运的本来面目的同时,又悲悯和抚慰着笔下的人物;她突破了一般成长小说的写作局限,对更广阔范围内的社会背景,包括人生变幻和人事变迁给予丰富观照,承载了文学的丰饶与重量。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又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和商业化时代的到来,使儿童的主动接受和消费行为成为影响童书市场命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时代向儿童文学发起“儿童本位”的期盼和呼唤,儿童文学文坛强调“儿童性”的复归。80年代儿童文学的书写场域中,作家们对儿童文学艺术本体进行了种种的探寻、实验和更新,过于强大的文学性迎合了成人审美偏好,而儿童文学特殊性在于接受对象年龄的特殊性。

确实,儿童是独特文化的拥有者,他们以纯洁无暇的心灵、敏锐的感受力、丰富而奇崛的想象力及旺盛的生命活力自立于独特的生命空间,这是儿童的独立王国。由此,儿童文学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要达成真正的对话,儿童文学作家应该采取一种特定的创作方式,达成“理想的交流语境”,唯有如此,儿童才能认真倾听、用心感受作家讲述的关于人生的独特感悟。

90年代初期,秦文君注意到儿童文学接受对象的独特性,意识到儿童生命的独特存在和特定的审美需求,开始尝试以崭新的艺术形式为孩子们写作,并率先提出了“感动当下”的审美目标。在这一审美目标的指引下,秦文君创作了《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小鬼鲁智胜》《小丫林晓梅》等一系列带有轻喜剧风格的校园文学作品,单册作品销售上百万册,引发了儿童文学文坛“秦文君现象”,更引发和带动了后期一系列类似风格的校园故事的儿童文学写作风潮。

新世纪前后,在整个文学界对于文学“边缘化”命运的集体焦虑中,当代儿童文学迎来了它迄今为止最为兴盛的写作和出版时期。儿童文学的这一勃兴势头体现在创作、出版、接受、传播等各个环节,同时,这一文类的艺术手法、观念等事实上也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拓展。因此,无论就外在的阅读接受,还是内在的艺术探求而言,可以说,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都处在一个空前利好的发展时期。在此一时期,儿童文学文坛对儿童文学写作发出了经典写作面向的呼唤,即在注重儿童本位的同时,要求文学作品的艺术性。而秦文君之所以是秦文君,在于新世纪以来,她又拿出了《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天堂街三号》《逃逃》等代表性的具有经典写作面向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中,她一洗《男生贾里》系列喜剧化的写作风格,注重人性的深度开掘,人生在其笔下也出现了令人心惊肉跳的色彩。

在这些作品中,小说不再是在一个大结构中并置许多小结构,而是注重内在的线索和各种生活细节的逻辑性,它们有力地联结在一起,共同推动故事的展开,叙事生动而有深度。

同时,这些作品重返秦文君80年代的写作风格,甚至更为重视对儿童心灵层面的开掘。孩子内心的脆弱不足为大人道,但他们也并非无忧无虑的孩子,心中有着各自的烦恼和伤痛。秦文君展现出了她擅长描摹孩子精



神世界的功力,孩子情绪、心理上的狂波颶澜被她描绘得丝丝入扣。同时,作家带着敏锐的眼光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她充满智慧的笔下,总是能将童年日常琐碎的事情化腐朽为神奇。

现实生活给作家提供的经验是杂乱无章的,作家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将这些经验传达给读者,每一位作家在表达对世界的情感和认知时,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叙述特色。可以发现的是,横跨秦文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创作文本,在她不同阶段的创作当中,都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巧妙地采用了“双视点”的叙事方式,一方面是作品的叙述者在展现她眼中的事物和内心的感受,而一个隐含的叙述者进行深层的解读与透视,当然,这一过程内化到作品中是无形的。由此,故事产生了视角的交合。一是故事中主人公的行动和感觉,二是全知视角对人生的品味和咀嚼,两种视角并在,使故事讲得亲切自然,感人至深,比一般儿童视角的小说更复杂而意味深长。故事既是书中主人公的,也是作家本人的,儿童文学的表现空间扩大了,生命意识厚重了,有助于读者了解生活和生命所有的意蕴,增强了作品的深度与穿透力。

秦文君深知,文学是灵魂的舞蹈,是精神与力量的建构,那些沉甸甸的东西,深藏在日常生活之后。由此,她在对孩子日常生活进行近距离审美关照的同时,展现了强大的思想内蕴和人文关怀。

■关注

记得在10年前的关于我的创作生活40周年的研讨会上,最年轻的发言人就是“小王老师”王蕾,她的发言开宗明义点题:“我在高校从事儿童阅读教育的研究。主要是小学阶段的阅读教育与教学研究,据我所知,高洪波先生的儿童文学作品深受学生和老师的喜欢,甚至可以说是追捧,小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呼高洪波先生为‘大高老师’。”然后王蕾顽皮地向我传达了来自小学生中的评价:一是因为作品水平“真的很高”,二是通过照片发现我个子很高,于是“大高老师”的头衔便这样赋予了我这个没当过一天教育工作者的人。

王蕾的这本新书叫《王蕾论儿童文学教育研究》,全书共写六章,按“儿童文学与阅读教育”“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儿童文学与绘本教育”“儿童文学与家庭教育”“儿童文学与生命教育”及“儿童文学与儿童观教育”的框架进行阐述,切题准、扣题细,无论是从儿童文学创作、研究还是教育的角度,王蕾都进行了自己相当“学术范儿”的论证。同时,由于她的家学渊源和自身进行文学创作的实践,使她的文字准确中有生动感,是学术专著,又是具有相当可读性的特殊文本。我觉得小王老师的这部著作会对当前小学语文教育的教育质量提升有相当大的推动力,对从事小学语文教育的一线教育工作者不啻为一部针对性明确、操作性超强的案头必备书。

小学语文是一个人童年阶段重要的课程,涉及到政治、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基础奠定,涉及到人生观、价值观的早期认定。语文语文,因语成文,文以明语,语当助文,小学的语文基础打好了,对一个人的未来发展帮助极大。因此,一个对儿童文学领悟力强、理解透彻的语文老师,肯定是小学生的福音。

王蕾的专著中六大板块,第一板块质量最重,其中涉及面最广,用27节的巨大容量系统地阐述了小王老师的理论支撑框架及体系,她谈儿童阅读,谈分级阅读,还借鉴外国分级阅读为中国的桥梁书定位;她通过典型案例来分析来发表自己的思考成果,同时紧扣数字化时代中如何进行基础教育阅读评价展开思辨。她的这些研究成果在我看来定位在儿童成长,工具是儿童文学,途径则是语文教学,依靠对象是小学语文教师,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教育”。

王蕾不愧是一个教育世家的优秀基因传递者,教书育人,刻骨铭心。在王蕾这部内容丰富的著作中,我读出了一个热爱儿童、倾心教育且善于归纳整理思考中国语文教育现状的大学教授的情怀,也感受到了一个对当代中国低幼教育有担当有见地的理论工作者的焦虑,或许还有渴盼与期待。王蕾希望在全民阅读大背景下的国家战略更完备,希望中国的学校、家庭和社会书香洋溢,希望讲授语文的小学老师们文学修养深厚,能口吐华章引领小学生们进入真善美的精神高地。她更希望中国的下一代兴趣广泛,把自己的阅读视野放宽再放宽,从文学、艺术、历史、科学多学科吸纳汲取,从此成为精神健旺、思想丰盛、朝气蓬勃的复兴大业合格的接班人。

我从内心拥护小王老师的这些设想,认可她在本书中的理论阐述,也支持她从理论到实践再上升到理论的阅读体验。她拥有大学的讲台,拥有一批又一批弟子和学生,同时还拥有一批幼儿园和小学的实践基地,以及和她有同样追求的教育工作者、事业好伙伴。这样的资源优势注定小王老师的学术成果会日渐增多,进而抵达本文题目设定的境界:无限的可能性。王蕾将用今后的无数事实证明我的创新,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儿童阅读与教学研究的专著,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注儿童与未来,具有无限生机的良好起点。

小王老师的无限可能性

□高洪波

■短评 “博物馆幻想儿童文学”《风雪兽》:

用中华历史文明陪伴青少年成长

□莫梵

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的文化趋势,在社会中得到普遍共识。它以浸润式的环境,带给青少年超出成人想象的学习体验和智识积累。鉴于此,作家李蓉和徐李佳以真实出土的考古实物为灵感,创作出国内首部博物馆幻想儿童文学作品《风雪兽》,为青少年展现出一个勾连历史、现代与未来的平行时空,以期让文物成为培养孩子想象力的丰富源泉,让青少年了解并热爱我国灿烂博大的历史文明。

《风雪兽》最大的特色之一便是将玻璃展柜中的文物进行“活化”,即为为其塑造较为贴合史实的当代幻想故事。看似简单的博物馆儿童文学的生成逻辑,背后的核心支撑力量除了珍贵的藏品,还有作者对文物产生的情感共鸣。作者李蓉作为资深记者,曾参加金沙遗址现场发掘的直播工作。当看到一只瘦小的黑鸟从遗址坑里飞出时,它好像瞬间点亮了作者的思绪。这些文物在作者眼中,已然不是如史实般的冰冷知识,而是充满想象的博物馆奇珍精灵。一个小男孩盛戈和一个小怪兽(风雪兽)在金沙遗址中的冒险故事,就这样在作者的心中酝酿产生。

两位作者有编剧和导演的从业背景,因此《风雪兽》是用电影大片的讲述手法创作的精彩故事。以现实生活里的高科技作为基础,作者构建出了史诗般的幻想世界:主人公的学校叫作“羲和学院”,能够随时改变建筑

形态,只有天才少年才会被录取,是地球上最特殊的学校。老师们身怀绝技,学生们可以学到狩灵、龙、争、鹰隼等神兽的能力,还可以通过明鉴连接神经,进入人工智能系统。

在《风雪兽》的世界里,最具幻想性的便是人类拥有“狩灵”的能力,这些天才少年能够用自己的思想控制神兽的思想,达到与兽合一的绝妙状态。同时,作者将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奇幻元素,进行了体系性地整理,创造出了恢弘的故事背景。不仅如此,作者所描绘的现实生活,是赛博朋克式的存在。羲和学院的每位学生都拥有一个“新生物智慧器官”——明鉴。它跟随使用者的神经器官一起成长,可以全方位探索使用者的身体感知。

《风雪兽》的另一特色是对于主人公形象的丰满刻画。我们能够在阅读中,感受到盛戈心灵的成长,见证他从一个自嘲的差等生到肯定自我价值的突破过程。曾经那个喜欢板着脸、说话吞吞吐吐的少年,在找寻风雪兽的冒险之旅上,在经历了与同伴的并肩作战中,体会到伙伴间的关怀与信任,走出了对于自我的设限,开始用平和的心对待世界。在幻想小说《风雪兽》天马行空的世界里,作者对小读者塑造了一位现实中的少年模样。我们会在一场场奇幻情节中动容落泪,在一句句话语中体会真情,在一段段心理描写中感受到少年的成长。这份

成长来源于友谊,作者用细腻的语言在书中描绘着,那些盛戈曾经不在乎的点点滴滴,在友情的浸润下,转变成不舍与珍惜。

面对大语文教育背景,历史是青少年绕不开的话题。让孩子了解中国历史文明,并不是教其一句句的背诵,而应将历史的鲜活与张力,融合在当代的诠释中,展现在读者面前。在作者笔下,青铜孔雀是尽管锈蚀的羽毛散落,也依旧奋力振翅,尾羽上的黑色眼瞳也依然熠熠生辉的存在。小读者不再陷于遥远的历史,他们将欢喜徜徉于博物馆内,在与文物的注视中,在认真细致的观察下,体验着古与今的碰撞,构思自己的奇幻世界。

文物虽不是文字,但却拥有着诉说能力。当读者在书中与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它们相遇,那份被岁月触摸过的印痕,将化作一汪清泉,滋养心灵。《风雪兽》带给青少年的阅读体验,就是在丰满的历史与文物的钩沉中,讲述生动而形象的中国故事。小读者们跟随主人公找寻上古神兽的冒险旅程,是中国传统在未来科技社会的活化,是这些代表着远古祖先的文物元素,在现实中带给小读者们的文化馈赠。当赋予博物馆藏品以丰富的情感,当解缚中国传统自己所遭受的繁世文化,我们不难发现,给青少年讲述自己祖国的历史与文化是如此自然与贴切。

■动态 手拉手 读中国 看世界 2020年“少儿报刊阅读季”活动在京正式启动

6月1日,由中国期刊协会主办,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协办,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联合承办的2020年“少儿报刊阅读季”活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局长曹建申,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少总社党委书记、社长孙柱,中少总社原总编辑、教育专家卢勤等通过直播镜头与观众朋友们共话阅读,共沐书香。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李军主持了本次直播活动。

吴尚之在启动仪式上谈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境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民族的阅读能力和水平,而公民的阅读能力主要依靠儿童时期所接受的阅读引导和培养起来的阅读习惯与阅读品位。孙柱表示,“少儿报刊阅读季”是依托少儿报刊推广全民阅读、品质阅读理念的主题阅读品牌活动,对辅助学校阅读教学、引导家庭亲子阅读和提升少儿报刊品牌价值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悉,“少儿报刊阅读季”活动在各地学校已经连续开展了4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为提高全民阅读水平、培养少年儿童养成阅读习惯、开阔视野、拓宽阅读范围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2020年,“少儿报刊阅读季”活动正式启动后,将继续履行使命,在全国各大中小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系列活动。(凡文)

故 梦

□郭吉宁

“明天我就回老家。”外婆颤颤巍巍地放下了电话,嘴角瘪了瘪,像泄了气的皮球。

母亲放下手中的活,问道:“妈,待得好好好的,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呢?”

几年前,外婆生了场重病,病愈后,母亲便把她接到城里照料。故乡那老房子也就一直空着,似乎被人遗忘很久。听外婆这坚定的语气,看来真要走这么一遭了,我心想。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眼神空洞且迷茫。“我刚才接到你表姑的电话,说老屋年久失修,空着也是空着,不如借给她种点菜什么的……我想去看看!”我虽不解却也没说什么,我老了,常听人说顺着她们的意见就是最大的孝顺。

说起来,我也曾在那不足20平米的老屋的小院里度过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光景,长大后搬到城里过了舒适便利的生活,对老屋似乎只是挥挥手,并无太多留恋。

第二天,我陪着外婆回了故乡。推开吱吱作响,仿佛下一秒就要被风吹倒的大门,眼前杂草丛生,一片荒芜,与脑中听亿截截然不同。院子里唯一的一棵桂花树经历了风吹

雨淋,因为没有了外婆细心的照顾,挺拔的身板弯了下来,它顽强地坚持到今日,大抵是在等着它的主人归来吧。

老屋站在风中,似垂垂老矣的老人,终于等到贪恋外面繁华、不肯归家的孩子。

我突然有些心酸。外婆缄默许久,一路上眉梢都带着的笑意渐渐没人层层皱纹,她深深叹了口气,说:“丫头,帮外婆修修它吧!”

我在被虫蚁蚕食的破破烂烂的仓房中找到一把布满锈迹的锄头,拿着它在外除草。外婆在角落寻了柄扫帚,熟练地打扫屋里的灰尘,动作利落干脆,丝毫不像年过七旬的老人。每干完一点活,就停下休息一会儿。

我们忙活了一天,才完成这项大工程。“洗”干净后的老屋恢复成它该有的模样。外婆看着这一切,额头上饱经风霜的皱纹似乎在这一瞬间全都舒展开来,苍老的脸颊焕发出久违的光亮,一双眼睛眯成弯弯的月牙,露出一丝欣慰,像小孩子得到了好吃的糖果一样。

她兴奋地拉着我到处看,用木头桩做成的书桌,有梁上挂着的小秋千,有我画在墙上

讲它们的故事、讲我小时候的事,思绪随着她绘声绘色的演讲,回到了童年的梦,回到了那片土地、那座老房子。

记忆的梗上,那两三朵娉婷的花,大概就是童年在故乡度过的时光吧。即使木桩书桌已经倒了,小秋千已经散架了,涂鸦已经被岁月抹去了,只剩下淡淡的痕迹。老屋也有太多美好的回忆,烙印在我心里,永不磨灭。

故乡的夜晚是静谧的。月亮掉了烟窗,雾紫色的乡村在汹涌麦浪中微微倾斜,外婆像从前一样,独自一人坐在桂花树下的藤椅上,目光悠长,眉头紧紧地挤在一起,仿佛坐落在沟壑纵横的田野上高耸的小山。

我不明白,为什么老屋都修好了,外婆的脸上还是愁云惨淡呢?

似是看出我心中所想,她幽幽地开口解释道:“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做一个梦,梦见你小时候在老屋里嬉闹玩耍,天真烂漫的样子。你现在还小,我是怕啊,怕你长大后明白了故土对一个人的意义时,想回来找找童年的回忆,却成了一场空。”

我突然理解她了。

外婆在老屋住了几十年,周围是堪比亲人的乡里乡亲,吃的是自己辛勤劳

作的蔬菜瓜果,不远处便是陪了她半辈子的田野。这片故土生长着她的根,寄托着她难以排遣的忧绪与乡愁。无论何时、何地,故乡都是她最温暖的骄傲。

为什么老人总是比年轻人更念旧呢?因为阅历不够,少年意气风发,我们在滚滚红尘中拼尽全力去寻找人生的价值,却被外面的大千世界所迷惑,弄丢了真正美好的东西。

和外婆相比,我们都是不合格的游子。我想为自己之前对故乡、对老屋的冷漠而道歉,并庆幸因为一个老人执著的坚持,我没有弄丢那几朵最漂亮的花。

走之前,外婆把老屋托付给相交甚笃的老乡,麻烦他不时照看。我与她约定,每隔一段时间就回来看看,不让老屋孤单。

原来,故乡与异乡,有时候近到一场薄梦的距离,如果可以,我会尽全力去守护那个绚丽多彩的梦。

■童心世界



龚振鑫(7岁)作品

儿童文学评论

·第484期·

